

延北老九/著

诡案实录2

绝望/怨恨/嫉妒/贪婪/傲慢/色欲/禁恋

它们都能置人死地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诡案实录

延北老九/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诡案实录. 2/延北老九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4. 9
ISBN 978-7-5500-1052-9

I. ①诡… II. ①延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93530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 - mail bhz@bhzwjy.com

书 名 诡案实录. 2
作 者 延北老九
责任编辑 张 越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700mm×890mm 1/16
印 张 14. 5
字 数 220千字
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9. 8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052-9

赣版权登字 05-2014-202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- 第一章·神秘笔仙案 / 001
- 第二章·索命乌鸦 / 014
- 第三章·谜团 / 027
- 第四章·杀戮 / 039
- 第五章·恐怖现场 / 051
- 第六章·吹笛杀手 / 063
- 第七章·罪无可恕 / 075
- 第八章·疑案 / 088
- 第九章·局中局 / 111
- 第十章·钩舌 / 123
- 第十一章·医院诡事 / 135
- 第十二章·罗刹 / 147
- 第十三章·第三只手 / 170
- 第十四章·乡村停尸间 / 181
- 第十五章·潜伏 / 193
- 第十六章·突袭 / 203
- 第十七章·意外的结局 / 214

行尸案结案后，警局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变动，一探组人员进行大调整，还加了一个三探组出来。当然了，这三探组全是生面孔，从别的市或者警校选拔的新人。一探组和三探组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唯独我们二探组，一点事都没有，连一个小案子都不接。不过我们并没闲着，有一天杜兴突然接到任务出差了。他总共去了一周，等回来时就非得带着我和刘千手去训练。我们还在之前的老地方，但训练的内容变了，不是我和刘千手联合攻击他，而是我们仨要学习一套攻击套路，说白了就是联合制敌的手段。

这可是苦差事，每天练完后，我觉得自己都快被扒层皮了，可杜兴和刘千手都给我鼓劲，还拿冷青做实例，说我们抓凶手时，并不是每次都要用枪的，也会遇到肉搏战，如何能联合制敌，这很关键。反正这种生活持续了近

半年，突然有一天，我们收到了一个任务。这还是发生在大早晨的事，我在家里睡得正酣，手机响了，刘头儿打电话跟我说，速去警局，有大案件。

我当时兴奋得不得了，心说自己终于不用无所事事了。我骑个摩托车飞快地往警局赶，甚至想着这次是什么大案呢。我发现自己这么积极竟还当了老三，杜兴和刘千手都早到一步。我们还很正式地聚在一间会议室里，刘千手抱来了投影仪。

我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投影仪，当第一幅画面出现时，我整个人都愣了，心说这他娘的跟刑案有关吗？这不是一幅风景图吗？画面里有山有水有河流，特别诗情画意。我多问了一句：“头儿，你是不是又拿错片子了？”

这话招来刘千手的白眼，他特意跟我强调：“李峰，我什么时候拿错过片子？这次咱们就要处理这个案子。”

我很不解，心说这是什么案子？这画面里一点提示都没有嘛。杜兴也在琢磨，而且这哥们儿挺实惠，有啥说啥，他来了一句：“刘千手，你不会是看咱们闲得无聊，要出去旅游吧？”刘千手眨眨巴眼，点点头说：“这么说也对，咱们去燕山镇就是旅游嘛。”

我一听燕山镇整个人就蒙了，那地方我听说过，就在广西，是个景色极美的地方。我心说广西和乌州一南一北，我们去那里干什么呢？我压着疑问继续看片子，寻思过一阵就能出现案发现场的照片了，可直到这一组幻灯片播完，也没一个尸体出现，全都是各种美景。

刘千手倒真好意思，把投影仪一关，跟我俩说：“怎么样？这案子很大吧？这样吧，咱们马上出发往省里赶，我订了明天的机票。”我有种掐自己大腿的冲动，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梦境里。我心说这不像刘头儿的作风啊，他今儿怎么这么反常呢？

可杜兴不问话，还点头同意了。我一看这两位同意走，自己也别做反对分子了。我们仨都是光棍，不用回家跟老婆打招呼，警局里也有备用的衣服，想随时走倒也方便。刘千手还说我们不用想得那么细，他带足了票子，我们到那儿缺啥买啥。

我们开了一辆私家车，在下午下班前赶到了省厅，在那里有人递给我们四份档案。档案外面还都写着名字，我看有李峰、刘千手和杜兴的字眼，但最后一份档案，名字处被一块白胶布挡住了。这一定是第四人的资料，说实话，我有种抢过来撕开看的冲动，但我也不傻，自己真要这么做了，刘千手不揍死我才怪。

我们休息一晚，第二天一早坐上飞机，之后又坐了客车，折腾到傍晚，才来到燕山镇。我发现这小镇比照片要美丽得多，在夕阳余晖的衬托下，处处露出一一种古朴的山水田园美。刘千手带头，很明显来之前他就做好了功课，说我们步行去镇上的派出所，找接头人碰面。我承认自己宅了点，从小到大就没怎么出过远门，细掰扯掰扯，甚至连省外都没咋去过，冷不丁来到这里，还有些不习惯。

我们仨赶路时，遇上一个中年男子，矮矮的个子却披了件大号的风衣，往不好听了说，还贼眉鼠眼的。我们不认识他，看了一眼就匆匆赶路，可他看了我们一眼后却突然转过身，跟在我们后面。我留意到这个情况，心里有些不解，甚至还有一个坏想法，心说我们遇到当地的贼或者抢劫的了。如果真这样，那我敢肯定，这贼要倒霉了，真想抢我们哥仨东西，少说也得来十来号人。

我没打算理他，但杜兴不行，他突然停下来，扭头指着中年男子说：“你，来来来，过来！我问你，在我们后面转悠什么呢？”男子嘻嘻笑了，我觉得他还不如不笑呢，这一笑跟哭似的。他凑过来左右看看，显得挺神秘，问我们一句：“哥几个，外来的吧？”

我心说真没看出来，这爷们儿普通话挺标准。杜兴应了一声，这男子接着说：“我一看你们就外来的，不知道咱燕山镇的特色，幸好遇到我啦，怎么样？买不买仙儿？”

我被“仙儿”这个字眼弄得挺纳闷，心说这什么东西？吃的吗？杜兴跟我想的差不多，回了句：“多少钱一斤啊？”那男子都愣了，瞪着我们问：“论斤买？仙儿可是神仙哎，怎么能这么卖呢？”杜兴不耐烦了，摆手说：“什么神仙不神仙的，不论斤论什么？一支还是一头？”我都快被逗

笑了，也就是杜兴能说出这么古怪的话来。可男子却显得很严肃，又说：“论支！”

我实在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，而且我忽然怀疑，这哥们儿不是精神病院逃出来的吧？我不想跟脑袋有毛病的主儿纠缠，招呼杜兴走。可杜兴上来倔劲了，没理我，对男子说：“论支好呀，你把仙儿拿出来，我瞧瞧一支神仙长啥样。”

男子又四下看看，指着一个胡同说：“几位要见仙儿的话，跟我来。”那胡同黑咕隆咚的，很容易做埋伏，我有些犹豫，但架不住杜兴要去。我们仨警惕地跟着男子进了胡同。这男子突然转过身，把风衣一扯，给我们展现起来。

我望着这风衣里面，愣住了。风衣内缝的全是兜，每个兜里别着密密麻麻的笔，我没细算，但初步估计少说有上百支。男子低头望着这些笔，跟们说：“看到没，想要哪支仙儿？”

我一听这话有些明白了，我想起了笔仙，就是道家的一种占卜方法，又称扶乩，多在学生中流行。其实要我说这就是个娱乐，谁知道这男子还把这玩意儿当真了。

不仅是我，刘千手和杜兴都摇头笑起来，可那男子却急了，问我们笑什么，还特意解说一番，说这燕山镇可是个风水宝地，是各路神仙栖息留恋的场所，本地的笔仙也是很灵的，不管啥大小事，请来仙儿问一问，保准能指点迷津。

看我们没接话，他以为我们听进去了，又吹嘘起来：“你们有所不知啊，这笔仙请得好了，问完事了也好送，要是请得不好了，那真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，至于怎么能请到善良的笔仙，那就得看笔的质量了。”

我又仔细打量一遍风衣里的笔，发现种类还真不少，毛的、铅的、水彩的都有。我就指着那毛笔问：“这能请来什么仙儿？”“古代的仙！”男子一本正经地回答我。我又指着其他笔问了问，我发现他真能扯，合着用水彩笔就能请一个画家的仙儿，用签字笔呢，就能请一个老总的仙儿。按他的话

讲，老总不得总签字吗？我发现这男子并没恶意，反倒像个卖笔的贩子，看在他磨磨叽叽说这么半天的分儿上，我上来一片好心，心说不行买一个吧，别让人白辛苦嘛。

我指着一支圆珠笔问：“这个多少钱？”“便宜，二百块！”男子回答。我一听差点吓得跳起来，心说二百块？开什么玩笑？他咋不套个丝袜去银行呢？这不明摆着抢劫吗？我对这男子的好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杜兴也是，我们仨一同摇头咧嘴，转身就走。

可这男子不依不饶，拽着我们说买一支吧，大不了再便宜点。我们谁听他继续忽悠？而且这小子不开眼，竟然拽的是杜兴。杜兴被拽得来了火气，猛地一转身，拎着这爷们的脖领把他甩了出去。他摔得挺狠，正面朝下，这下可好，那些“笔仙儿”全跑出来了，噼里啪啦落了一地。他看杜兴忒狠，也不敢追我们了，但嘴上放出狠话：“你们小心点，告诉你们，不尊敬笔仙，小心它找你们去！”

我以为这只是我们赶路的一个小插曲，也没多上心。等赶到派出所时，那里刚下班，跟我们接头的是个中年警察，刚巧还没走。刘千手把档案递过去，我们客套一番。

这中年警察叫罗一帆，没想到还是个专案组的组长。我一听专案组，眼前一亮，心说果然有案子，肯定还是大案，不然怎么可能成立专案组呢？但都下班了，我也没多问，罗一帆很好客，非带着我们去尝尝当地的小吃。

我发现一个地方一个特色，在乌州市，我们都以咸酸口味为主，这里却主要吃辣，各种菜肴中都有辣椒的影子。喝的也不同，是米酒，度数跟啤酒差不多，正适合配这种辣味食品。我们也没见外，你一杯我一杯的，没多久就喝得直打嗝。这时候刘千手开口了，他问了案子的事。我一听这话题，赶紧集中注意力。罗一帆介绍起来。

燕山镇污染少，风景美，适合人居住，很多富商都在这里买了别墅，让家眷搬过来住。这其中就有四个富太太关系不错，有一天都来了兴趣，玩起笔仙来。按笔仙提示，她们在白纸上写了一个“死”字，这可把她们吓坏

了。更离奇的是，没过多久，就有两个富太太意外死亡。本来这不是什么大案子，都按照意外死亡案结案了，可那些富商跟上头儿熟，又把这案子重新提了出来，继续调查。

我听到这儿心里甭提多失望了，心说合着我们仨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这个？处理一个要凶手没凶手，要疑点没疑点的“重案”？不过也不能把话说得这么绝，毕竟有两个富太太死了，或许这不是巧合呢？

我和杜兴没表态，刘千手琢磨一番后又问了句：“你们现在谁在查案？有什么进展吗？”罗一帆笑了，笑得很无奈，回答说：“目前没人查了，因为负责跟进此案的两个刑警也都意外死亡了，一个因为家中煤气泄漏，另一个晚间在河边走，掉到水里溺水身亡。”

我的心一下又提了上来，也意识到不对劲了，这可是死了四个人，全都意外死亡？绝没有这么大的巧合。我们仨全来了兴趣，刘千手还多说了一句：“罗警官，现在方便吗？带我们去看看档案，这案子要抓紧啊。”罗一帆是个务实的警察，点点头同意了，带着我们一同回了警局。

我们找了一个小会议室坐好，他给我们播了几个片子。这次绝不是什么风景画了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场。前几个片子介绍的都是有关死亡警察的事，包括现场和尸体，我仔细地看着，但说实话，看不出什么异常来。罗一帆又按了向下键，播了那两个富太太的资料。

第一个富太太死在坍塌的凉台下，罗一帆说那富太太赶得不巧，坍塌时她正好站在上面。而当我看到第二个富太太的资料时，一种恶心感从心头迅速升起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好了。是一条德国牧羊犬，只是这狗身上全是血，大部分毛都被血染红了，很明显是被打死的。

我心里有股躁意，心说介绍凶案呢，让我们看这死狗照片干什么？难不成第二个富太太有虐狗的倾向？罗一帆又按了播放键，画面一转。这次出现的是个女尸的片子，她死相狰狞，眼里充满了恐惧，尤其脖子处，血糊糊一片，有些皮肉还外翻着。我明白了，有个很大胆的猜测，这死者是被狗咬的，而那狗行凶后也被人用棍棒活生生打死了。

罗一帆望着我们，想看看我们仨有什么反应。杜兴很实在，念叨一句“真恶心”。刘千手反应比较大，他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冷冷地望着片子，我发现他看似不经意地摸了摸左胸口。那里有他的秘密，也是神秘的文身所在。罗一帆不知道这事，只是吃惊刘千手的举动，而我却合计上了，心说难道刘头儿发现了什么？我们谁也没开口说话，都把目光盯在刘千手身上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对罗一帆说：“把片子倒回去。”

又出现了那死狗的照片。刘千手问：“这个狗你们做尸检了吗？”罗一帆点点头，详细解释起来：“我们一度怀疑这个狗有问题，它是富太太从小养到大的，一直很温顺，可那天很邪门，被富太太带着出去遛弯时，突然发狂，将主人咬死。而尸检结果是，这狗没吃药，也没在发情期，更没有任何病症。”

我听得连连称奇，狗又不是狼，尤其从小养大，不出意外是绝不会攻击主人的。刘千手没再问，面上看他很冷静，双手却紧紧握住椅子把手，甚至还小心拧出声来。接下来罗一帆又播放了一些资料，但都无关紧要，我也没在意。

我们又聚在一起讨论起来。罗一帆的意思是，我们刚来，先用两天时间熟悉下燕山镇的生活习惯，这期间也顺带了解一下这个案件更详细的资料，等适应一些后，我们再着重调查破案。我认为他说得挺有道理的，可刘千手把他否了，强调说：“这个案子之前怎么样就怎么样了，不需要再调查，重中之重是那两个幸存者，我们只要从她俩身上下手，一定能找出古怪来。”

其实我们查不查之前死者的资料，对罗一帆来说是无所谓的事，反正他都已经了解了，我们“偷懒”也省着折腾他了。他没意见，点点头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明天就去看看那两个还没事的富太太吧。”

会议就这么结束了，罗一帆回家，我们仨就近找了一个宾馆住下来。我们仨仍是不想分开，但上次经验告诉我，跟刘千手和杜兴在一张床上睡是非常不明智的，他俩一个爱挤人一个爱抢被，我受不了。我们仨要了三人间，

里面有三张独立的小床。我也不知道他俩咋回事，都喜欢睡边上，进了屋首先是抢床，我无所谓，就睡了中间。我们都吃过饭了，也劳累一天了，随便聊了几句就都睡下了。我睡得挺香，尤其那小米酒喝完，还睡得特舒服，但奇怪的是，我夜里突然醒了。

这次惊醒的原因很奇怪，就是心头慌，莫名地慌乱，也有种没理由的恐惧。我有过梦魇经历，在破十字架凶杀案时，被它折磨过，可这次绝不是梦魇，身子也没什么束缚感，几乎一难受就一下睁开了眼睛。我这时正侧着身子，面冲刘千手那边，我睁开眼睛时身子没动。

但就是这么偶然的，我发现一个怪现象，刘千手望着屋顶，虽然躺得板板正正的，却没睡，凝神望着上面。我心说这咋回事？我虽然跟刘头儿接触很久了，但跟他睡在一起的时候很少，他今晚来这么一下子，蛮吓人的。

我不信刘头儿精神有问题，晚上发病什么的，他一定没事，而是心里有事。我一直对他的神秘感兴趣，这次我要滑一把，急忙眯上了眼睛，留了一个很小的缝隙，一边继续装作睡觉，一边观察着他。我没法子掐时间算，但估摸过了一刻钟吧，他有其他动作了。

他扭头看了看我和杜兴，发现我俩都睡得死死的后，起身坐了起来。我看不懂他在干什么，反正他不断地打着怪手势，有一种祈祷的感觉。说实话我有点害怕，但也相信刘头儿，他怪归怪，绝不会害我俩。等做完这动作后，他又躺在床上，扭身背冲着我。我看不到他的脸了，也就不知道他是睡了还是接着想事，反正我挺不争气的，还想观察他，却眼一闭呼呼睡了。

宾馆一般都提供早餐，给每一个入住客人开早餐票。我们昨晚来得晚，早餐票发没了，前台服务员告诉我们，等睡醒了过去取。我们仨中，我起来的最早，主要是被尿憋醒的，我一合计，既然起来了，那就下楼一趟把早餐票领了吧。这不是啥大事，我就没惊动他俩。

我下楼取票一切顺利，等回来时却发现一件古怪的事。我们的房门上粘了一支笔，这笔跟毛笔外形差不多，但看着要更原始一些，笔杆是竹签子做

的，笔头的毛看着也不一般，很粗糙很硬，倒像是大型野兽身上的毛发。我回想着，不过刚才真没太留意，忘了出门时这笔在不在上面，我还特意望了望其他房门，上面可没粘着什么笔。

我凑过去把这笔拽了下来，它就是被双面胶粘上去的。我握着笔回到屋子，坐在椅子上，点了根烟，一边吸着一边把玩起笔来。我发现这笔杆上还印着纹路，看似杂乱无章，但又给人一种有规律的感觉，尤其笔杆上方还刻了一个字。这字刻得比较深，但有些模糊，我看了半天，总觉得这是个“孔”字。

刘千手和杜兴都是老烟鬼，他俩被烟味一熏，全醒了。尤其杜兴，还嗅着鼻子坐起来，盯着我说：“给我也来一根。”我把烟丢过去，他吸了两口，发现了我握着的笔。这爷们儿来了兴趣，凑过来问我：“李峰，你又碰到那笔贩子了？被他忽悠买了一支笔？”我摇摇头，把这笔的来由跟杜兴念叨一遍。刘千手在旁边听着，等我说完，他也把笔抢过去观察。他上上下下地观察了一遍，给人感觉他也是头次见这笔，不过我觉得他一定知道这笔有什么含义，因为他手上有个小动作，特意把那个“孔”字摸了摸。

我追问他看出什么了，刘千手摇摇头，说：“难道是燕山镇的习俗，有人特意给咱们赠笔？”他这话就是一种敷衍，我看他不想说，就没深问。吃了早饭，我们又去警局跟罗一帆会合，他开着一辆警车，带我们先去一位富太太家。这个富太太家给我的第一感觉就俩字：豪阔。

这是个带游泳池的别墅，占地几亩的样子，还有佣人给我们开门。我发现这别墅里还停着一辆警车，我琢磨着，昨天有警察在别墅过夜，应该是专门保护富太太的。我们来到别墅一楼大厅，那里有一个沙发，上面坐着一个女子。她看我们来，还站起来表示迎接。不得不说，我被这女子的外貌惊呆了，我记得昨天看资料时，上面说这富太太叫陈小魁，是个三十五岁的女子，可她的相貌哪像三十五，说七八也不过分。中国古代不是有四大美女吗？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，我觉得陈小魁就是生晚了，不然保准历史得改写，变成古代五大美女。

陈小魁挺大方，指着沙发让我们快坐，还让佣人去倒水。我趁空四下看看，发现还有两个女警坐在远处，在观望着我们，她们应该是负责保护陈小魁的人。罗一帆先闲聊几句，把气氛弄出来，又一转话题说起正事。这也是我们来时就订好的计划，陈小魁是四个富太太中玩笔仙写出“死”字的那个，我们想看看那个字。

陈小魁本来有些犹豫，但看我们坚持，她只好起身上楼，把那张纸拿了下来。这就是一张很普通的A4纸，但上面的“死”字写得好大，而且笔画有些扭捏，就好像在告诉我们，写这字根本不是持笔人的意愿，而是附身神灵的杰作。

我记得小莺跟我说过，一个简简单单的字上也会出现很多线索，包括笔画、笔锋、笔压这类的依据，可问题是这些技术我根本不懂，面对这个“死”字，我是一筹莫展。我看杜兴和罗一帆跟我差不多，尤其罗一帆，看了几眼就故意把目光转移，好像这个字有多忌讳似的。刘千手倒很有兴趣，盯着这个字沉默不语。

这期间陈小魁还跟我们说了一些死者的事。那个被狗咬死的富太太，她丈夫受到的打击很大，甚至还特意从外地赶回来，经常坐在院子里独自发呆。她希望我们警方能尽快抓住凶手，还给她们这些人一个清白。

我听得心里只苦笑，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，这案子一点头绪都没有，可听完陈小魁这话，杜兴的反应很大。他脸沉得就好像能滴出水一般，还故意把头扭过去。我发现这爷们儿眼圈有点红，我明白他之所以有这种反应，一定是受刚才那句话的影响。他也是丧妻丧子，跟那富商的遭遇差不多，富商怀念亡妻的举动引起了他的共鸣。我不想看到杜兴这样，急忙岔开话题，问起别的事来。

我问了陈小魁那天玩笔仙的经过，可按她所说，没什么异常，当时她写出“死”字时，其他富太太还都玩笑似的打闹呢。

最后刘千手把那张纸收起来，招呼我们离开，本来是我们四个往外面走，但刘千手又让罗一帆留下了。他的意思是，陈小魁这儿缺人手，那两个女警不顶用，罗一帆留下让人放心。我挺不理解这话，心说这个案件是有些

离奇，但貌似没什么危险性，罗一帆一个大老爷们儿待在这儿，也不太方便吧？可刘千手一点妥协的余地都没有，这么一来，换成我们仨离开了。按原计划，我们仨开着警车去另一个幸存富太太的家里看看。

我们在出大门时，碰到了一个小插曲，有一阵短暂而清脆的笛声从远处传了过来。这里是郊区，周围全是荒草与小树，我真没留意笛声具体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。我和杜兴听了都觉得没什么，但刘千手反应很大。他哼了一声，捂住耳朵，显得特别烦躁。我纳闷，不知道刘头儿怎么有这种反应。我还和杜兴凑过去问他咋了，刘千手摇摇头，说没什么，可我总觉得他这句话口是心非。

我们都是刑警，虽然调到外地，但对警车上的设备还是很熟悉的。杜兴当司机，我们打开无线电问了地址，就往那富太太家里赶。我看了地图，她俩家离得不太远，二十分钟后，我们就到了。这别墅的建筑风格跟陈小魁家的差不多，我合计这两个富太太的关系不一般，家里当初盖别墅时，找的应该是一伙人。可我们仨最终没能进去，这富太太家大门紧闭，我们叫了半天门竟叫出来一个道姑，三言两语兼训斥把我们给打发了。按道姑的话说，富太太不需要警察的帮忙，这也只是一次邪仙儿附体事件，有她在，作法驱魔就好了。

我们吃了闭门羹，更不知道道姑这番话是不是那富太太教的。我和杜兴都望着刘千手，征求他的意见，接下来要怎么办。杜兴的想法是，主人不开门就不开门，这门也没多高，他爬过去把门打开就是了。刘千手摇头把他的想法给否了，还招呼我俩回到警车里，但我们并没离开，就这么坐在车里耐心等待起来。其实要换我自己的话，谁有那闲工夫等着，早开车走了，可刘千手下下了死命令，我们一刻也不能离开，就算问不上话，也要保护她几天。

这种等待很熬人，我们刚开始借着聊天打发时间，最后杜兴无聊地睡了，我又拿出手机翻开瞎玩。当然了，我也把QQ开了，想知道QQ神秘人有什么提示没有。我们现在离开乌州市了，我怀疑QQ神秘人也跟着我们过来了，只是这里人生地不熟的，他会不会因此失了神机妙算的本事呢？我看他没主

动找我，就试着给他留言。当我消息过去没多久，他传来一个图片。这让我心里有些激动与紧张。

说实话，我到现在一直毫无头绪，我也不相信真有鬼神作怪，但凶手到底用了什么法子呢？这让我很好奇。这张图片也算是能给我指点迷津的一个线索了。我知道QQ神秘人发来的提示都很难猜，甚至细掰起来，到现在我就没猜对过一次，但这次我在车里有大把时间，我都做好了，好好研究研究这图片。可当图片接收完毕时，我望着它愣住了。我突然有种跪下来要膜拜QQ神秘人的冲动，心说他为啥每次提示都这么奇葩呢？

这张图片上画着一个人，倒立着，仅此而已，无其他特别之处。我是想细细琢磨一下，但问题是，这倒立的小人能有什么可琢磨的？难道说他这倒立有什么讲究不成？我特意上网搜了搜，输入的关键词就是倒立，可找了老半天，费了不少流量，也没查出个所以然。我们这样熬到了傍晚，那别墅大门终于开了，一辆宝马从里面开了出来。光看这车就知道，那富太太要出门了。

刘千手让杜兴把警车打着火，我们当起跟踪者，远远地追随着。宝马车一直开到了市中心，富太太带着道姑下了车，在刚下车时，她还扭头冲我们这边看了看。我知道我们被她发现了，其实我们这警车太显眼，被她看到也正常。她没跟我们说话，又带着道姑逛起街来。我们总不能继续开警车慢慢跟着她，这样太招摇了，也只好都下了车，只是我一边跟着一边心里叫屈。

我心说我们仨可是正规警察，尤其还是特调的，怎么现在沦落成保镖了呢？那富太太没少逛，我发现这也是女人的一个特长，逛起街来那精神头永远都用不完。她足足逛了四个多钟头，还没有停歇的意思，买了不少衣服，大包小包的让道姑拎着。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不知道这道姑到底收了多少钱，一个出家人竟然能这么跑腿卖命。

这一次那富太太又进了一个服装店，许久没出来，不知道又在试什么衣服。我们仨无奈，只好在街头等着。这时出现了一个小怪异。要在平时路上

人多，或许我还发现不了这怪异，但现在都快晚上10点了，路上没什么人，很多商店也都打烊了，就把它给显了出来。一只黑不溜秋的鸟在空中盘旋着。

这是市区，又不是荒郊，我心说这鸟难不成是谁家养的？没看严跑出来瞎溜达了？我盯着看，杜兴跟我一样。我顺便问了杜兴一句：“能不能看出这鸟是什么品种？”主要是它离地面太高了，加上天黑，杜兴也拿不准，猜测地说：“看样子是只乌鸦吧。”我心里更好奇了，要是只鸽子或鹦鹉啥的，我也能想明白，宠物嘛，但是只乌鸦，我还真不知道谁兴趣这么大，喜欢养这种鸟，况且都说乌鸦不吉利。

那黑鸟又飞了几圈累了，一收翅膀落在一个广告牌上。我们对这黑鸟好奇归好奇，但也没跑过去看看它是啥品种。这样又过了一小会儿，那富太太从店里出来了。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巧合，她带着道姑正好向那广告牌走去。我们仨见状急忙跟随着。那富太太有点累了，走得很慢，跟道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其实那道姑也累了，但为了迎合“主子”，只好挤着笑陪聊。就在她俩快到广告牌底下时，那黑鸟哇哇叫上了。